

仓央嘉措
的前世今生



風中的白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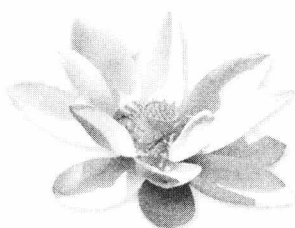
◎白玛僧格

風中の白蓮，

西藏最負盛名的上師

014014968

B949.92
56



風中的白蓮

◎白瑪僧格

——仓央嘉措的前世今生——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北航

C1701627

B949.92

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中的白莲:仓央嘉措的前世今生 / 白玛僧格著.
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4.1
ISBN 978-7-5399-6528-4

I.①风… II.①白… III.①仓央嘉措(1683~
1706)—传记 IV.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0852 号

书 名	风中的白莲:仓央嘉措的前世今生
著 者	白玛僧格
责任编辑	黄孝阳
特约编辑	熊森林 郭倩倩
文字编辑	马晓静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67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6528-4
定 价	3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-003	序 / 降边嘉措
005-156	上辑 / 传记篇——仓央嘉措的真实历史
157-252	下辑 / 诗歌篇——仓央嘉措的道歌及评析

仓央嘉措的诗歌在西藏倒是流传很广。近几年，在汉地也掀起了一股“仓央嘉措”热潮，这是因为他的传记与诗歌被印出多个不同版本的缘故。

只是，这些与仓央嘉措相关的书籍或网络文章，多半是龙鱼混杂、真假难辨，因为有些内容根本与仓央嘉措无关。如电影《非诚勿扰2》的片尾曲《最好不相见》，里面与仓央嘉措有关的，也只有片尾曲的前4句而已。

另外，“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。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……第九最好不相依，如此便可不相偎。第十最好不相遇，如此便可不相聚。”这首诗，也只有第一、二句与仓央嘉措有关。

而网络中流传很广的《那一天》：“那一日，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，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；那一月，我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；那一年，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；那一世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……”还有“你见或不见我，情都在那里，不增不减……”其实，这些诗也与仓央嘉措毫无

关系，而是1997年朱哲琴演唱的歌曲《信徒》的歌词。

让世人感兴趣的，却是因有些译者将其诗歌翻译成了“情歌”——一边是西藏法王，一边却在诗中“谈情说爱”……正是这些误会，带动了近几年内地的“仓央嘉措热”。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，是他谜一般的后半生，因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即青海湖病逝与隐居内蒙古阿拉善旗，故悬而未决的谜一样的后半生增加了世人的好奇心。

其实，仓央嘉措的诗，翻译到汉语世界已有81年的历史了。1924年左右，于道泉教授将《仓央嘉措诗歌》翻译成汉文，计62首；1930年，于道泉教授的汉、英对照本《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》出世，这是第一次将仓央嘉措诗翻译成藏文以外的文字。1939年，在蒙藏委员会任职的曾缄又将仓央嘉措的诗翻译成七言绝句，其中较知名的“曾虑多情损梵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”即出自这个版本。

关于藏、汉文对照的《仓央嘉措情歌》（附《仓央嘉措秘传》）是我在民族出版社24年翻译、编辑生涯当中编辑的最后一本书。该书发稿后，我即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，从事藏族文学研究，曾参加佟锦华教授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《藏族文学史》的编写工作，重点则是研究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》。

到底仓央嘉措写的诗，是“诗歌”还是“情歌”？据了解，多半人还是误会为“情歌”的，其实在藏语中，原文是“仓央嘉措古鲁”，是“道歌”的意思，藏语里没有叫“仓央嘉措情歌”的，是汉族人解读成情歌的。1981年，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《仓央嘉措情诗与秘传》，用情诗作为标题，也只是因为怕用“道歌”可能产生与宗教和迷信相关的误解，是当时的出版环境所决定的。

仓央嘉措作为西藏著名的诗人和活佛，尤其是他的后半生，结局到底如何，三百年来悬而未决，难下定论，几成“悬案”。

直到1981年，庄晶教授将《仓央嘉措秘传》藏文版译出，加上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南寺、甘肃塔布寺等地与仓央嘉措相关的实物陆续出现，使得大家更多的相信“仓央嘉措后半生是在内蒙古阿拉善旗度过”的说法。

这本《风中的白莲》，正是以庄晶教授所译的《仓央嘉措秘传》为蓝本，并依近现代的史料与相关考古资料，参考各种学术专著考据、整理编撰而成的，对了解仓央嘉措其人其事，以及历史脉络提供不少可贵的资料。

此书用白话的方式讲解出来，通俗易懂、详实可信，呈现一个比较清晰、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。从内容来看，作者在考据与论证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，我相信它会成为一本研究仓央嘉措不错的作品，对研究仓央嘉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

降边嘉措^[1]

2011-10-15 于北京

[1] 降边嘉措，藏族，1938年（藏历土虎年）10月出生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，研究员，195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。曾为达赖喇嘛、十世班禅担任翻译，1956年10月任中央民委翻译局翻译，是国内研究仓央嘉措诗歌及其历史的权威学者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全国《格萨尔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《格萨尔》研究中心主任，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，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。

上辑
传记篇——仓央嘉措的真实历史

说起“达赖”大家并不陌生，而清朝时期的第六世达赖罗桑仁钦·仓央嘉措（1683～1746）是藏传佛教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上师，也是最富争议的一位活佛——尤其是他那传奇般的身世之谜和千古传唱的诗歌集。

仓央嘉措传奇的一生、过人的成就、超凡的经历，以及争说不一的后半生，使他成为藏传佛教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位活佛^[1]；而他特立独行、卓而不群的行持，以及游戏人间、以歌传道的一生，令他成为西藏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富盛名的喇嘛^[2]

[1] 活佛：是汉地学佛或非学佛人士对“喇嘛”的一种称呼，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名词，而“活佛”一词在西藏是没有的。一般人容易把“喇嘛”误解为“活佛”（意为“活着的佛”），这是不对的，只能说，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转世投生，例如达赖喇嘛，这种人被称为“化身”（梵语 nirmana-kaya，藏语 sprul-pahisku）；但约定俗成，随顺称谓则可。

[2] “喇嘛”，是藏语 bla-ma 的音译，该词最初是从梵文 gu-ru（音固茹）两字意译过来的，其本意为“上师”或“尊贵的上师”，是一种尊称；然而，在藏文中还含有“至高无上者”或“至尊至贵的导师”的意义。后来，随着“活佛转世”制度的形成，“喇嘛”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“活佛”的另一重要称谓，以表示“活佛”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“导师”或“上师”。

之一。

三百余年来，一直引起争议、结论不一的主要还是他那莫衷一是的后半生——即一说他是英年早逝于青海海滨，终年24岁（1683-1706）；一说是他在解往北京的途中，行至青海地界，决定放弃名位、游戏人间，以神通力遁去，后周游度化于印度、尼泊尔及中国康、藏、甘肃、内蒙等地，最后驻锡并圆寂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承庆寺，终年64岁。

近代，经过大量的文物及史料考证证明：仓央嘉措的确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居住了30年（即从1716年至1746年），即1706年他从拉萨被解送北京的途中，在到达青海贡噶湖畔时，趁大风迷路而独自离去，在周游印度、尼泊尔及中国康、藏、甘肃、青海、内蒙等地十年后，于1716年到达阿拉善；后定居在那里，并在那里广作弘法利生的事业，利益了无边众生，直至1746年在腾格里沙漠中的承庆寺圆寂。

这本传记，主要是依据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亲传弟子阿旺伦珠达尔吉^[1]（即拉尊·达尔吉诺门罕）所著的《一切知语自在法称海妙吉祥传记——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》（可简称《仓央嘉措传》或《六世达赖喇嘛传》）汉译本为蓝本，并依最近的史料或相关文物信息，以及参考各种资料编撰而成的，希望能传递一个详实可信的历史脉络。

笔者编辑此书的目的，是想试图还原一些历史真相，并期望为厘清仓央嘉措的历史真相尽点心力；并促成历史界或学术界，能给仓央嘉措一个合理的评价与历史定位（哪怕作用是微不足道的）。另外，不少非佛教人士，因为个人喜好或为了体现个人的文笔表现形式——有的甚至抱着哗众取宠的心理，而故作“惊人”之语，不惜改变原文意思（那些低俗、取笑之类

[1] 阿旺伦珠达尔吉（即拉尊·达尔吉诺门罕），据《六世达赖喇嘛传》记载是第巴桑结嘉措的转世，即广宗寺另一位呼图克图——迺斯德尔一世活佛，今已传至第六世，现在内蒙古大学任教，是博导教授，也是我国著名的蒙古语言学者、内蒙古自治区佛协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则不必说矣！），这是我所不赞同的地方。因此，笔者通过“读书随笔”和“点评”的方式（也许与原诗有关，也许没有太大关系，只希望借自我解读能让世人了解佛教深层而正确的一面），希望能给读者一些提示或参考，以期全面地认识仓央嘉措传奇的一生及优美的诗歌。

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，笔者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可贵的资料（见附录《参考书目》），有的是以前的出版物，有的是来自网络，并引用了部分作者的资料，因时间关系，没有一一注明出处，在此一并向诸位作者表示敬意和谢意！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错谬、疏漏处在所难免，尚祈专家及读者不吝指正！

白玛僧格于北京

2011-12-15

五世达赖唐卡

前生是谁？

依佛教的说法，每个人乃至每个动物都有无量的前生和来世，所以佛教有“三世轮回”之说；但是，除六道轮回之外，还有解脱——涅槃之境，故有凡圣的不同。所以，同是轮回，凡夫会无奈被业力所牵引，而圣人则可以自在于轮回。

要求得生死自在、轮回随心，那就得修学佛法，并依次第而求证。所谓修行，是修证行为——即修证我们错误的说法、做法、想法的意思；而解脱，不光只是佛教所讲，也不只有佛教徒才能求证，自古以来就有向往者、思索者、探求者、亲证者，如中国的道教，印度的印度教（婆罗门教）、耆那教，西方的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伊斯兰教，犹太教等，这些宗教多半也是本着探求宇宙、人生的真理而开启人类智慧的。

佛教自西汉末年（一说是东汉初年）传入中国，经三国、两晋而至南北朝时期，渐渐传播开来，日益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，如艺术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刻、历史、文学、政治、哲学、宗教，乃至天文、历算等，后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一直到近现代，可以说已深深地融入我国的文化血液中了，成为传统文化命脉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。



我国佛教按特色又分为汉传佛教和西藏佛教。西藏佛教最早是从我国汉地传入的，后来又直接从尼泊尔和印度传入，故有两条传播路线。而西藏佛教最大的特色之一为四皈依和“活佛转世”制度。

四皈依，即皈依金刚上师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而且将皈依金刚上师放在首位，上师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三宝——按其理论，是因具量上师能直接依根器引导弟子趋向解脱，少走许多弯路，故恩同再造（或视为法身父母），故重要性放在首位。另一说法，是指具量上师是佛菩萨乘愿，或是变化凡夫身而来度化，其本身即是三具备足的代言人（或佛菩萨降临度化），故视上师如佛（即等同佛菩萨），故有此说。

“活佛转世”制度，最早创立于公元十三世纪，最早起源于噶玛噶举派。活佛，是汉地的俗称，藏语名“朱古”，蒙语译为“呼毕勒罕”，意为“化身”、“转世化身”，指修行有成就的高僧死后乘愿转生或以化身转生于人中，经佛教界和政府以特定方法寻找辨认其转生的幼童，从小予以培养，以继承主持教事。

活佛转世，在佛教教义上的依据，是大乘菩萨乘愿化身入生死轮回中度化众生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有密教瑜伽成就者自在转生、化身之说。据传，此事始于印度“光明大手印”传承一系，原为教团内部用以证明修行获成就的一种方法，与世俗社会无关。

西藏的活佛转世，始于噶玛噶举派第二代

祖师噶玛拔希（1204—1283），据传他神通广大，曾受元宪宗蒙哥供养，赐以金边黑色僧帽；圆寂后，弟子邬坚巴主持教务，觅得让迺多吉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，遂携入祖朴寺培养成才，后继承法位，并说噶玛拔希是噶玛派开创者、著名的“知三世者”德松钦巴（1110—1193）的转世，又说德松钦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

后来，噶玛派又分为黑帽、红帽两大活佛转世体系。黑帽系的传承中，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（1384—1415）曾被明成祖敕封为“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”，此后黑帽系的历代法王皆袭号称“大宝法王”，转世至今，已至第十七代。

自此之后，藏传佛教各派多承袭了噶玛噶举派的“活佛转世”制度，如格鲁派先后开启了“达赖”、“班禅”两大活佛转世体系。以后，藏传佛教诸派寺院普遍采用了这种活佛转世制度，大多数受到历代政府的承认、支持和管理，而大活佛或中活佛，一般都要由政府册封才被认可。

班禅的称号始于1645年。当时，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·确吉坚赞为“班禅博克多”。“班”是梵文“班智达”，意为“大学者”；“博克多”则是蒙语，意为“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”，合起来是“智勇具足的大学者”。1713年，清朝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（意为“珍宝一般的上师”），并赐金册金印，称为“五世班禅”——从此，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。

达赖的称号始于1578年，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。当时，索南嘉措到青海地区传法，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，他们彼此推崇，并互赠尊号。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为“圣识一切瓦齐尔怛喇达赖喇嘛”，意为“超凡入圣的、智慧如大海一般的上师”。此尊号一开始仅是蒙、藏领袖人物之间的互赠，到1587年时，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，并派使节敕封索南嘉措为“三世达赖喇嘛”（前两世为后人追认的）。

1653年（清·顺治十年）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应清帝之邀到北京，顺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，正式册封他为“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”，并授予金册和金印（金印刻有汉、满、藏三种文字）。从此，“达赖喇嘛”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。

1751年，清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，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权，实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——从此，达赖转世体系开始了政、教合一的特殊生涯。

依西藏“活佛转世制度”的说法，第六世达赖是由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转世而来，即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第一次投胎转世，这样的活佛被称为“化身”。

五世达赖罗桑嘉措（1617-1682，一译为阿旺罗桑嘉措），意译为“善慧海”，于公元1617年（明万历四十五年）生于前藏琼结地方（今山南）；母名贡噶拉则，父名都杜饶丹，为世袭的“宗本”（县官）。

罗桑嘉措的本名叫贡噶明居多嘉旺季嘉波，后认定为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（Yon-ton-rgya-mtsho，意译“功德海”，内蒙古土默特——今呼和浩特人，俺答汗之曾孙）的转世；当时，主持认定他为“转世灵童”的人有四世班禅、贡乔群培，还有蒙古土默特部的拉尊罗桑丹津嘉措和准噶尔部洪台吉的代表。

1622年，罗桑嘉措6岁时，在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主持下被迎请至哲蚌寺举行“坐床”；1625年，拜四世班禅为师，受了沙弥戒；1637年，四世班禅又给他授了比丘戒。1638年（明·崇祯十一年），统领了青海全境，青海、蒙、藏各个部落的固始汗来到拉萨，五世达赖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法会，还授予他“敦真确吉嘉波”的称号，意为“持教法王”。

1642年，固始汗到拉萨后，实行了周密计划，很快就一举摧毁了“噶玛政权”，于1642年（明·崇祯十五年）建立了以五世达赖为中心的“噶丹颇章”政权，由藏王（即第巴）总理一切政务。五世达赖执政前，身兼哲蚌寺的第十五任赤巴和色拉寺的第十七任赤巴；自此以后，历代的达赖即为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寺主（即住持），别人不得就任，多由达赖委派一名堪布代表他管理。

1651年，顺治帝派专使来到拉萨，请五世达赖进京，五世达赖应邀，于1652年（清·顺治九年）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到达北京，住进清廷为他特意修建的黄寺。1653年（清·顺治十年），达赖以水土不宜为由，呈请顺治帝批准返藏，离开北京前顺治帝赏赐了大量的厚重礼品。五世达赖于返藏途中，当行至代噶（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境内）地方时，顺治帝派礼部尚书党罗朗丘、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追赶前来，送上顺治帝亲自册封达赖的——有汉、蒙、藏、满四种文字的金册、金印；金印的全文是“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之印”，金册厚达15页。从此，五世达赖的声望大振，影响遍及信仰格鲁派的各个民族和其他广大区域。五世达赖从北京返藏后，用清廷赏赐的大量金银，在前、后藏新建了13所格鲁派大寺，后人称为“格鲁派十三林”。